

钟楼街史话之

唐宋古刹遗竹帛

王继祖
王琛

3 古关帝庙之名寻究

从钟楼街中段路南的无名小巷“老鼠窟”(“老鼠窟”从来没有成为正式街名,它只是太原市民的一个口头称谓),向南行不足百步,便有一处新修不久、修旧如旧的古庙宇,太原人叫它“古关帝庙”。太原府城中的关帝庙太多了,地方志乘中记载有 27 处之多,其中,最著名的有两座:一座是位于庙前街北端的“大关帝庙”,因其建筑规模大,占地面积大,为 27 处关帝庙中之首,故曰“大关帝庙”;一座位于西校尉营北端,背依钟楼街,因其创建时间最早,在明初太原城扩建之前,已在宋、金、元太原城中享膺香火有些时日了。经古建筑专家和文物管理部门确认,最晚在元代已经创建于此,是明清时太原府城中遗存最为古老的关庙,所以得名“古关帝庙”。

山西著名历史学教授郝树侯先生在其代表作《太原史话》中是这样简介“古关帝庙”的,他说:

(古关帝庙)约系宋建,或者还是唐明镇所旧有,都有可能。现存的庙为元朝重建,元碑虽然剥落,但“重修关侯庙记”的石碑头,还保存着。这庙经过明、清的几次重修,现正殿结构,仿着宋建形式,上复绿琉璃瓦。殿内原有关羽坐像,已于 1959 年 6 月拆去。后寝宫关羽夫妇像,现尚保存其旁有十二侍女塑像,和晋祠圣母殿侍女塑像相似。只是面颊丰满,显现于元朝的艺术风格。

郝树侯先生关于“古关帝庙”的这段记载,应该说是迄今属此庙最详实的资料。现存的诸种太原府、县志都没有如此详细的载述。从这段文字的“字里行间”,我们可以发现,先生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亲临“古关帝庙”,见到过古碑“重修关侯庙记”的“碑首”,看到过已经“剥落”的元碑,目睹过当时“保存”尚好的“后寝宫关羽夫妇像”以及“十二侍女塑像”。

此载,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:所谓古关帝庙,并非此庙的原名,而是多年的习称或俗称。元碑文字虽已“剥落”,但还有一碑首“石碑头”,当时依然存在,而碑首上的“重修关侯庙记”六个字,告诉世人这座习称“古关帝庙”的关庙,其正名最早应该是“关侯庙”。这似乎应该是千真万确的、真正的元代关庙之前的名称。所谓“古关帝庙”,是习称也罢,是俗称也罢,那只能是产生于明万历年之后的事,在万历年之前绝不会有这个“习称”或是“俗称”。

我们这样说,既非主观臆测,也非人云亦云,而是有其历史依据和文化遗产为证的。首先,关羽的第一个封爵“汉寿亭侯”,乃得之于其暂归曹操时,“斩绍良将颜良”之后,因军功“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”。这个“汉寿亭侯”之爵,“汉寿”是地名,“亭侯”是爵名,所谓“亭侯”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显赫的爵位。所以,郝先生目睹的古碑“碑首”名其“重修关侯庙记”。所记之名“关侯庙”,乃得之于关羽被封的“汉寿亭侯”之爵,是此座古庙的真正原名,名正言顺,源流清晰。

其次,关羽此公,出身草莽,勇杀“凶虎”恶人,为民除害;忠于“先主”刘备,矢志不移;义释“恩人”曹操,光明磊落。关羽的这些忠勇义行,被历代封建统治者、被历朝江湖侠士豪杰,被历史上的芸芸众生共举为“忠义勇”的理想化身,成为突破阶级、阶层的,社会各界所共有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向往。于是,庙堂之高,江湖之远,教派之中,纷纷为其修庙宇塑金身,遍及华夏各地,海外域中,历千百载而不衰,成为一种极普遍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。

综观历史,南朝陈、隋之际,开始有“关庙”出现。宋之前有“关侯”之称,宋、元之后有“关王”之称,明万历之后才有“关帝”之尊称。太原的“古关帝庙”,既是元代产物,只能有“关侯庙”或“关王庙”之名,而不应有“关帝庙”之名,理由和依据很简单,关羽之帝名的尊称,是万历皇帝明神宗所封,全称是:“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”。之后不久,万历皇帝还觉不爽,再加封为“协天护国忠义大帝”。于是,世间才有“关帝”之尊称,“关帝庙”之庙称。在明万历年之前的“关庙”,只能有“关王庙”“关侯庙”的称谓,而不会有其他。在宋代之前的“关庙”,只会有关侯庙”的称谓,也不会有“关王庙”之称。关羽的“王”号,是宋代加封的“武安王”,元代元文宗又加封为“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”。太原的“古关帝庙”,如果真如郝树侯先生所说,“系宋建,或者还是唐明镇所旧有”,那么,它的名字一定会是“关侯庙”,因为关羽的“王”号是北宋的末帝徽宗所封,在此之前,关羽之庙虽启创于陈、隋,但宋之前关羽只有一个封号“汉寿亭侯”。

当然,“古关帝庙”在元代重建或重修后,便可以更名为“关王庙”了,因为宋末关羽有了“武安王”之封,元代又有了“英济王”之封,给重修之庙更名完全可能,由“关侯庙”更改为“关王庙”有何不可。更为关键的是,当郝树侯先生发现古碑之“碑首”有“重修关侯庙记”之文后,引起他的深思遐想,以“汉寿亭侯”之“侯”与“重修关侯庙记”之“侯”的因果关系,而产生了他的认识:这个古关庙,或许“系宋建,或者还是唐明镇所旧有”的判断。如果这个判断真能成立,多年习称的“古关帝庙”,便有可能“是唐明镇旧有”之庙。因为唐明镇是唐代古镇,军国要地,建古关庙以壮军威,激励士气,也是有可能的。当时能叫什么名字呢?只能是“关庙”或“关侯庙”,古代“碑首”名“重修关侯庙记”,不正说明当年的古庙叫“关侯庙”吗。如是说成立,此“古关帝庙”初创久矣。如是说成立,此庙最早当名“关侯庙”,元代重修后,会更名为“关王庙”,而到明万历之后就可能再更名为“关帝庙”。庙创既久,代有修葺,成为太原城 27 处关庙中年代最为古老的关庙,所以才会有“古关帝庙”之习称。在这种情况下,还原历史真实,留存发展轨迹,我们真的应该尊重历史,还其正名,郑重其事地把这座有幸遗存的古代建筑,复名为“关侯庙”或“关王庙”,完成一个很有意义的、真实的“文化事象”“社会事象”之传承。



4 西泰山庙拾零

明代之前,太原府城只有一座泰山庙,当时环城十里的太原城,东门正街的中段,已是太原城的东半城,在城之东畔,建东岳泰山庙,首先有着方位方面的意义。明初洪武九年,太原城扩建之后,又陆续出现了三座泰山庙,所以清初的康熙《阳曲县志》说:“泰山庙,祀东岳泰山之神,城里关外共四区(四处)。”关厢之外不去赘述,城内两座,均在西四牌楼至红四牌楼的城中东西大通道上。位于钟楼街中段路北的明初扩城之前已有的泰山庙,因在大通道的西部,习称“西泰山庙”。扩城之后新建的泰山庙在大通道上马街东段,故称东泰山庙。城中父老言,东泰山庙大,人寡;西泰山庙小,火旺,实际上是说西泰山庙香火旺。这并不是有什么神秘原因,只是因为西庙在繁华闹市,东庙在城中僻壤,如此而已。

一座城里弄下两座泰山庙,有何说道,不得而知。很可能是西泰山庙创建于宋金元时代,庙小而失修,所以扩城后,在新城的东部建一座新庙以取代旧庙,待旧庙自灭之后,新庙自然取而代之。否则一座城里建两个同样的庙,从道理上有些不通。这只是臆测,给个念想的思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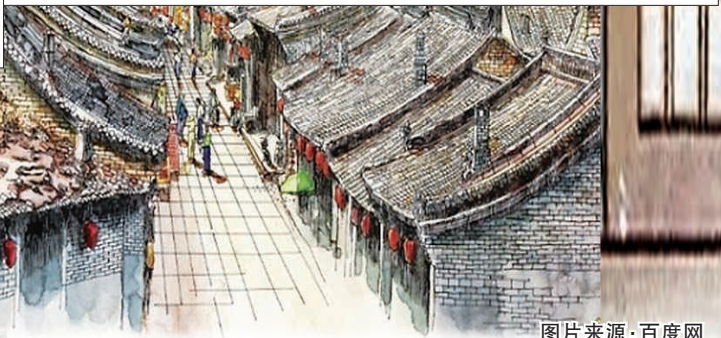
细读康熙《阳曲县志》,关于西泰山庙的记载,个中有些弦外之音。县志的主修者、知县戴梦熊认为:“祭祀止(只)宜设坛立主(神祇牌位),岂宜建为庙宇,妄为形貌,而仍用已革妄诞之号乎?且又别为寝宫,妄为夫妇,不知又以何山为配?诎非妄诞中之妄诞者乎?”一连三问,明明确确地提出“泰山庙”不合祭祀规矩,不应盖庙,只设祭坛立神祇牌位即可。塑东岳之神像,用国家已经革除的神之诞号,而且妄造寝宫,妄造夫妇,都是荒诞中的荒诞。这实际上是清朝入关之后,对明代祭祀惯例和传统规矩的革除,所以,进入清代之后,太原城的泰山庙官家不再过问,也不修葺,这才是泰山庙日见日衰的主要原因。

从康熙县志的载述中,可以见到当年西泰山庙不仅有主殿,还有寝宫;不仅有东岳大帝塑像,还有东岳大帝夫妇的塑像。有了主殿、寝宫,配殿自然是少不得的,而且行祠的出行图和回宫图,自然配于东、西两厢。不仅如此,西泰山庙中还有“十代阎罗”之殿与“塑像”,可见规模还是很宏伟的,至少应有两处院落之大。

在新编修的《太原市志·文物》中,也有一段百余字的泰山庙简介:“泰山庙,位于太原市酱园巷。建创年代无考,原址在路东,坐北朝南,民国初年拆除,民国三十年(1941)于路西重建。庙坐西朝东,四合院建筑,有殿宇 26 间,占地面积 395 平方米。正殿为上、下两层,面阔为五间,硬山顶楼阁建筑,出檐有廊,存民国碑一通。”

这段出自今人之手、对民国间重建的泰山庙的简介,言可谓简矣,但意却不赅,有些地方经不起推敲,有些地方语焉不详。比如,明清的多种府县志,明明确确说泰山庙在钟楼街上,在钟楼对面,与钟楼南北相隔一街。但新修市志,却说“泰山庙”在“酱园巷”,“建创年代无考”,“原址在路东”,这该如何理解?酱园巷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,怎么会有“路东”“路西”之说?全文没有一处明讲,这条路的路名是酱园巷,还是二市场,还是钟楼街。如此简介,简到让人不知所云。

好在这段文字讲清了西泰山庙在民国初已被拆除,近三十年间无人问津,成为中和市场餐饮小馆、特色风味小店群集的市场;讲清了后来再现的西泰山庙,“是民国三十年重建,坐西朝东,四合院建筑,有殿宇 26 间,占地面积 395 平方米”,“正殿为上、下两层,面阔为五间,硬山顶楼阁建筑,出檐有廊,存民国碑一通”,为后来人追寻故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。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